

发现·运河

沈宅，运河边的一栋老屋，曾为党组织重要机构——津南中心县委所在地。围绕沈宅及其主人沈士敏，一批重要人物渐次出场

# 老巷深处寻沈宅 早期党史故事波澜壮阔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7月1日,《沧州日报》刊发《百年老宅深藏红色故事》一文后,沧州党史研究室一位资深工作人员打来电话:“是神门口的沈宅吗?”在得到肯定答复后,他说:“1933年4月,津南中心县委在这里成立,这是沧州党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我去过运河多次,可惜都没找到。”

盛夏的一个清晨,我们一起再访运河边建华街。

沈宅到底有多重要?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说,1929年5月,顺直省委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,提到:“这次去沧州,又没接上头,气死人!”

这句颇具感情色彩的话,将省委当时急切的心情展露无余。

从1928年刘格平被捕,到1933年津南中心县委在沈宅成立,这5年正是沧州革命从第一次低潮走向高潮的时期。沈宅,这座大运河畔的普通民宅,一时间风云际会,在党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。

## 沈宅贵客

对现在的沧州人来说,神门口,是个谜一样的地方。有人认为它只存在于故纸堆里,其实,它就位于运河东岸建华街与四合街

的交汇处。

我们要寻访的沈宅,就位于神门口。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,西边直达运河岸边,对面是宗家口摆渡;向东是大水坑。100年前,这里全是芦苇荡,中间有条小路,直通沧县二中(沧州一中旧址,今沧州八中所在地)。

民俗研究者张耀华,为我们讲述了神门口的传说——数百年前,沧州城从旧州迁到长芦时,本来计划在神门口修城墙。忽然,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阻拦,说这里是神仙的道场,说完就不见了。人们认为不能和神仙争地,城墙因此向南移了几百米,从此留下了神门口的地名。

神门口出没过神仙没人知道,但确凿无疑的一点是,1931年—1934年,这里风云际会,一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、重大事件,都与这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而这一切,要从沈家少年沈士敏说起。

1909年,我出生于沧县城里神门口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。10岁入私塾,14岁转入沧县第一小学……那时,列强四起,中国处在被瓜分的危险时刻。国内军阀连年混战,北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,大好河山成了任人宰割的肥肉。我忧国忧民、复兴中华的思想逐渐形成。

1926年,我考入沧县二中。校长让学生闭门读书,不过问政治,但学生们背地里都偷偷传阅进步书籍。

1930年,我初中毕业考入本校高中。1931年暑假后,潘漠华老师来校任教。他教国文,自己编写讲义,联系现实社会,讲得生动深刻。潘老师平易近人,知识渊博,谈笑风生。他讲《诗经》时,用无产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教学,令我茅塞顿开……潘老师对我的成长乃至我一生走什么道路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我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新的飞跃。

——摘自《沈士敏回忆录》



扑。1932年6月,校方开除了杨钦等7名党团员学生,扬言要抓共产党。

大家得到消息,立即逃了出来。除了李伟、刘义松家在沧县外,大多人家在外地,一时间无处安身,都由沈士敏的奶奶资助路费,去了北平。临行前,刘树功嘱托沈士敏:“你留下来,好好干吧!”

杨钦等三人当时在校外,得知情况后,躲到沈士敏家。因为担心被捕,当天,沈士敏的叔叔雇了一辆大车,送他们到姚官屯火车站乘车去了北平。

到北平后,杨钦找到潘漠华,讲述了别后的情景。为了鼓励学生学,潘漠华撰写了一篇文章,发表在左联的半公开刊物上。后来,此文寄到沧州,给年轻学子们莫大的精神鼓舞。

二中全会遭到重创,沈士敏意外地没有被开除,成了留在学校的“火种”。

此时学校正放假,沈士敏就在神门口仿照老师潘漠华的做法,先建立“反帝大同盟”,吸收李俊田(又名李光明)等人参加,后介绍他们入党。沧县城里党的活动中心,由沧县二中转到了社会上,神门口、乐善园、北门口等处先后建起党组织,共有党员30多人。

在党史研究室提供的《沈士敏回忆录》中,我们一起寻访沈宅的建华街老住户张英林,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:张书凤。“这人就是我们这的早期党员!炸油条的!没想到他

和李光明都是沈士敏介绍入党的!”张英林说,神门口的早期党员,最有名的是李光明和张书凤。李光明是鞋业工人,后参加革命,沧州解放后,担任工会主席;张书凤则在建华街上炸了一辈子油条。小时候买油条,年长的邻居们都说:“张师傅了不起,传递过不少情报呢!”每当这时,张书凤总是笑嘻嘻地说:“那时候真的很惊险呀……”

上世纪30年代的神门口,惊险的事情联翩而至,一幕接一幕。

1932年4月,杨钦、刘树功介绍沈士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很快转为党员。秘密使命

沈士敏入党不久,沈宅又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——老夏。老夏是化名,真名廖华,早期共产党员,曾任北平市委书记、津南巡视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。

那是1932年4月的一天,经杨钦介绍,老夏来到沈士敏家中。与潘漠华丰神俊逸、文质彬彬的诗人气质不同,老夏身材瘦小,南方口音,很是精干。当晚,他们坐摆渡过运河,在河西的一个大坟场开会。会后,在沈士敏的安排下,老夏住进乐善园小学张德让的宿舍,之后立即返津。

学潮斗争不久遭到当局的反

刘渤生在文章中写到:“1932年12月12日,我由沈士敏介绍入党,在运河边沈士敏的家中举行的人党仪式。这次入党的就我一个人,当时在场的有沈士敏和廖华。”在沧州党史上,成立中共津南中心县委是一件大事,其所在地就在沈宅。

《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》中说:“1933年4月,根据省委4月2日指示信精神,中共津南中心县委在沧县城里神门口沈士敏家中成立。廖华主持了会议。李学先书记,刘格平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……邱玉栋负责交通,沈士敏任秘书长。津南中心县委的任务是,深入工厂、农村,发展党的组织,恢复、统一沧州党的领导,组织农民运动……为发展革命武装做准备。津南中心县委的成立,使沧州又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,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。到1933年5月,沧州共有党支部29个……党员426人。”

沈士敏在回忆录中,也讲述了这件事:“1933年春,廖华由津来沧视察工作,我以请客为名,在我家召开了津南党的工作会议。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学先、吴建华、贾清波、刘格平、邱玉森和我。廖华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,宣布成立津南中心县委,李学先书记……这次会议后,各地党组织大力贯彻四项决定。神门口党支部在搬运工人、铁路工人和电业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,并在河西农村中物色对象,发展党员。”

成立津南中心县委后,为筹建津南特委,沈士敏陪同廖华到盐山、庆云、南皮等县了解情况。他们先找到刘格平,在野地的小屋里召开了党员骨干分子会议。廖华对当地党组织的发展,以及刘格平领导的农民、盐民的武装活动,都极为满意。接着,二人又徒步跋涉到庆云找到邱玉栋、到交河找到张矩……他们每天步行百里,夜里和衣而睡,回到沧县落得“一身虱子两脚泡”。

1933年5月,根据省委指示,津南中心县委改为津南特委,领导未变,分工稍作调整,活动范围覆盖17个县。

津南特委成立不久,廖华通知沈士敏,组织津南骨干党员到北平参加河北省委举办的地下干部训练班。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南静之,在回忆文章中写到:“我们到了北平后,马上与组织接上了关系。组织让我们移居津南试馆。来学习的人都扮作津南各县前来投考的举子。讲课的同志在客房里给我们上课。上课时,我们有的躺着,有的半卧着,有的坐着,装作很随便的样子。外边的人一看,像在闲谈。记得讲课次数最多的是沈士敏。”

上次走运河时,张英林谈道,他的父亲张丽生与沈士敏在津南试馆意外重逢。南静之的回忆,与张英林的讲述正好印证。只是,彼时的张丽生并不知道,他的这位同学、同乡、挚友,已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沈士敏因为频繁参加革命活动,身份已暴露,被学校开除,无法回沧工作。训练班结束后,省委决定让他留在北平市委工作。不久,沈士敏被捕,从此,沈宅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## 红色遗迹

夜幕下流光溢彩的大运河,是人们乘凉夜游的好去处。但新华桥以北的运河,因为还未开发,保留着几分淳朴原真的味道。居民少,路灯少,行人更少,一路上静悄悄的。星汉灿烂间,望向运河,忽然想起90年前4月的那个春夜,廖华来沧找到沈士敏,大家坐摆渡过河,在河西大坟场秘密开会时的情



景。“奔波百六里,匆卒到沧州市。客子畏宵征,何方得栖止……冷风吹古渡,渔火照清漈。荒村夜溟濛,棹声动湍湫。茹苦为人民,那怕劳筋髓。”

无法找到潘漠华在沧留下的诗文,这首廖华作于1932年的《夜渡返沧州》,可以看作那个时代革命者的精神写照。

大河上下,淘尽古今多少事。随着沈士敏的被捕,沈宅的故事也随之湮灭在岁月深处。但从沈宅走出的革命者们,不管是继续留在沧州,还是转战全国,都在续写着薪火相传的热血传奇。

在沈宅入党的刘渤生,后来离开沧州,转战大半个中国,新中国成立后,曾任国家二机部部长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,是我国“两弹一星”元勋;在沈宅开会的邱玉森,始终坚持在津南战斗,将生命和热血洒在了津南的抗日战场上;沈士敏在神门口发展的党员李光明,很快成长起来,领导了沧州鞋业工人大罢工,揭开了沧州工运史上新的一页;而他间接发展的党员孙敬文,后来去了延安,在冀热察区从事革命,新中国成立后,任察哈尔省副主席、化学工业部部长……

案头有一张沈士敏的小照,百年岁月,已不甚清晰,但骨相中的刚毅、眉宇间的英武,却一览无遗。沈士敏在北平被捕后,被押解到南京,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,才被释放,后来去了延安,继续投身革命。沈士敏再次与老家发生关系,是在1946年。那时,党组织将他的夫人从沧州接到解放区,夫妻团聚。沧州解放后,他是否回家?他的奶奶、姥爷,是否等到了与他重逢的日子?是否见到了父母、叔叔……如今,只有沈宅院中的老枣树与门前的运河水才知晓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沈士敏在郑州轻工业学校任职,“文革”时期,受到“四人帮”的迫害,1968年含冤去世。他的故事,在沧州鲜为人知。

好在,还有这部《沧州革命星火》。2020年12月,沧州党史研究室将保存多年的沧州早期党史珍贵资料汇编成书。沈士敏、杨钦、刘杰、刘建勋、廖华、孙敬文、南静之……一位位亲历者的讲述,把我们带回90年前的沧州,带到那座交织着红色往事与家国情怀的沈宅,更多的人与事,生动鲜活,呼之欲出。

学潮中振臂高呼的,是谁?用碘酒刷信纸背面,彰显特殊任务的,是谁?深夜过河,在坟场开会的,是谁?以请客为名、秘密集会的,是谁?夜行晓宿、安步当车、一身虱子两脚泡巡视津南的,是谁?一次次掩护、隐藏革命者,为他们提供住宿和会址、拿钱拿物竭尽所能的,又是谁……

小照上的沈士敏,从容地笑着。他和他的启蒙者、引路人、追随者们,可能并不在意后人是否记得这一切。但我们,不应忘记。

## 潘漠华在沧州 留下诗作了吗?

吕宏友

7月1日《沧州日报》刊发文章《百年深宅深藏红色故事》,在介绍早期共产党员在沧州的活动时,提及了潘漠华,引起了笔者的注意。

潘漠华,1902年12月出生

于浙江省宣平县坦溪村,学名潘训,原名恺尧,笔名漠华,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早期诗人之一。潘漠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烈士。1933年12月,他在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被捕。1934年12月,他同狱中同志们一起进行绝食斗争,牺牲于狱中。

《沧州日报》的采访文章中,记录了潘漠华在沧县二中的点滴生活经历,资料均来自记者对当时二中学生后人的采访,尤为珍贵。采访中有很多细节,譬如他自编教材、做家访,都是以前史料不曾见过的。借此,读者知道了潘漠华在沧县二中的革命生活,但是没有找到他在沧州留下的诗作。

潘漠华在沧州是否留下了诗歌作品?

1927年之前,潘漠华只是一位在教育 and 文学的道路上有追求的文学青年。他在1920年开始新诗创作,是1921年和1922年之间杭州新文学团“晨光社”的会员之一。朱自清、叶圣陶和汪静之、潘漠华、赵平复(柔石)等是这个团体的中心。他的新诗、小说、散文等文学创作大都集中在1921年至1926年,当时深受青年喜欢。这些作品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《应修人、潘漠华选集》中收录的小说《乡心》《冷泉岩》《雨点》等六篇,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《中国现代经典诗库》收录的《游子》《离家》《轿夫》《稻香》《再生》,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《北海纪游》中收录的散文《在我们这巷里》。

这时期的潘漠华,不在沧州,在杭州。1924年至1926年,求学在北京。

潘漠华15岁在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,在小学任教,18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,与汪静之同班,开始新诗写作,有《梦》《童年》《病中》《雪光》等多篇,但都已遗失。潘漠华的诗歌创作风格和他的家庭背景有深厚的渊源。他的曾祖父是清廪生,祖父是秀才,父亲潘昌猷是廪生,为人正直,40多岁逝世,留下不少债务。为还债,母亲典卖房产田地,家境日陷困苦。这造成了潘漠华早期的一些短诗比较深沉,诗中常发出较多的感慨。

1927年,潘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,他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革命上。即便是在沧州的几个月,也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,积极开展革命活动,究竟是不是还在进行文学创作?不得而知。在沧期间,有史可查的是,他组织进步学生办起“一、四壁报”、沧县中学校刊,以及大型抗日救国墙报。他写了题为《怒吼吧,中国》的创刊词。可惜,留下的只是“创刊词”的名字,内容不得而知。

潘漠华入党之后,写的文学作品很少。目前,能读到的潘漠华文学历程中最后的作品,是他在1934年1月14日写的诗歌《归后》:灼灼灼灼的街灯里/我茫茫地去了/灼灼灼灼的街灯里/我茫茫地归了!……

那时,他已被捕入狱,似乎预感到了什么。诗中所述的“归”“去”,应该是去了他的故乡、去了杭州、去了北平、去了沧州……去了他生活、战斗过的地方吧。在沧州,潘漠华也许没有写过诗,或者写过,遗失了,但是,作为革命烈士的潘漠华,却为沧州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革命斗争精神,作为诗人的潘漠华,留在沧州的那颗诗心,依然在跳动。正如诗人艾青所言:“为什么有人投奔革命?为什么有人愿意为国捐躯?就是彻底了解了如不牺牲自己就改变不了这个丑恶的世界。”

在沧州领导革命斗争的潘漠华,本身就是镌刻在沧州大地上的